

人生

第五卷 第二十二期

● 錄 目 ●

正告印度國民	大方
圓明胡說	掃邪力士
佛教的人生觀	念生
學習做個人間菩薩	蔡孝媛
雲水樓拾語	群言
略談起信論對兩大問題的說法	淨良記
五種小般若經	正言
第七識的人生觀	慈氏
佛教在人類社會上的需要	融熙
佛教大小乘的來原和分別	成一
念佛行者須知的幾個要點	心悟
冷靜的頭腦與火熱的心腸	唐湘清
秋夜	性圓
玉琳國師	腳夫
給讀者的報告	編者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正告印度的國民

大方

自印軍在韓國，再度發覺我國反共義士消息傳出後，不獨自由中國各地軍民一致表示憤慨，即自由世界輿論界無不同聲譴責。印軍的暴行，是反正義，反自由，是助長極權主義的侵略，是共黨的幫兇！

印度雖廢棄了大乘佛教，然印度畢竟為釋尊的故鄉，是聖雄甘地的國家。今日印度軍隊竟殺手無寸鐵的反共義士，使我們衷心感到惶惶不安。這不獨違背聖雄甘地的遺教，且違背東方文化傳統的精神。所以我們要提出嚴重的抗議，並以此正告印度的國民！

西紀七百年後印度佛教已漸呈衰相，到第八世紀中，印度固有婆羅門教興起，十三世紀以後，只有雪山邊境尼泊爾存有大乘佛教，及南方錫蘭島小乘佛教，中部印度國民思想，從此趨於貪欲，失去崇高的理想。十五世紀後，印度遭受異族侵略，再沒有捨身爲國悲天憐人救世的義士了，終於淪爲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奴隸。印度國民對這一段悲慘歷史的開始，當比我的認識更爲清楚，全由廢棄大乘佛教理想所致！

二、從革命立場來說

近百年來中印兩國所遭遇的命運，不無相同。

一、從佛教立場來說

中印兩國，同為世界文化的古國，同受世界偉大聖人釋尊與孔子遺教化育的民族。所以中印兩國不獨在地理上和聯，而歷史文化的交流尤為密切。從我國東晉時代起，中印兩國文化即開始交流，中國的高僧西入印度，印度的梵僧東來華夏，中印兩國文化溝通在最劇烈的時期互爾世紀。所以隋唐時代佛教文化的興盛，幾為當時世界各國文化未有的盛況。佛教所以易為中國人民所接受，全由佛教所揭示自由，平等，光明，正義，正義，正義的目標，符合了中國人民日夕祈求的理想。特別是孔子的仁慈與佛陀的悲天憐人救世的大願，以及孔子的大同世界與佛陀人間的淨土，對人類世界的理想都不謀而合。所以佛教文化影響於中國文化思想極為深遠。因此，不特發定中印兩國千數百年來親善的邦交，並且揭起中印兩國文化共同理想。

今日正統的大乘佛教，雖不存於印度本土，然印度歷史上最光榮的文化，還推佛教的文化。當西紀前三二〇年亞歷山大東征印度的時候，奮起領袖印度國民擊退亞歷山大的大軍的，正是服膺佛陀悲天憐人救世主義的旃陀羅攝多。而實際統一五印度版的圖，又是篤信佛教的阿育王。由於於阿育王積極開展佛教文化，所以這時候印度文化西達東地中海，埃及，希臘等地；北越葱嶺，遠達西域諸地；東南達暹緬甸，泰國等地。於是雪山邊境的文化一躍而成為世界的文化了！

滿清政府根本無能，致使國家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才有領導中華民族推翻滿清革命的中山先生。印度在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桎梏下呻吟了二百年，才有領導印度國反抗殖民地政策的聖雄甘地。中山先生與聖雄甘地，是二十世紀亞洲及世界的偉大人物，是復興中印民族的領袖，其方向與理想的，同是爲着人類自由與正義。特別是中山先生革命的理想，不僅爲中國一國一族而奮鬥，實爲拯救亞洲及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而革命；所以中山先生在臨終，猶以「聯合弱小民族共同奮鬥」遺囑於革命同志。中山先生這種偉大遺教，不特貫徹了中國五千年來王道文化的精神，並且是實踐釋尊悲天憫人救世的大願。由於中印兩大民族在歷史上有這許多的共同點，所以我們始終認爲中印兩國是一家，是好兄弟。特別是服膺復興中印兩大民族的領袖中山先生與聖雄甘地共同理想。無疑的，這在先天與後天都替中印兩國人民奠定了深厚的友誼！

在印度復國的前後，我國朝野人民對印度國民獨立的要求，都寄予熱烈支持，特別在我國對日戰爭期中，我們偉大蔣總統在民國三十二年，對召開聯會途中，爲實踐中山先生的遺教及中印兩大民族共同理想，積極支持印度國民獨立的要求，並且把這種積極支持的正義召告世界，這種偉大的正義與深厚的友誼，證明了中華民國無負於印度的國民！

二、從革命立場來說

我們希望印度國民要覺醒，要貫徹聖雄甘地的遺教，要追憶二千五百年前釋尊悲天憫人救世的神。對於黑魯道種出賣印度國民人格的助長暴虐的侵略，要一致起來糾正。並且要積極負起佛陀所召示捨己救世的使命，而與自由世界及愛好和平的人們為人類自由，正義，和平，共同奮鬥！

三、從反共立場來說

二次大戰後由於盟國對蘇俄認識不清，不但讓蘇俄佔據了東歐各國。雅爾達會議又准許他接收東北，於是他利用中共作亂侵吞了中國整個大陸，造成今日東亞嚴重的局面。韓國及越南的戰爭，又證明了蘇俄征服世界的野心。所以蘇俄不僅推毀了中國革命的理想，並且威脅印度的前途，還證明了沒有中國也就不可能有印度。所以在安定亞洲的和平上，中印兩國又必需共同奮鬥擊敗來自西伯利亞的威脅！

今日自由中國爲反對蘇俄的侵略，而與印度過去百年來爲反抗殖民地主義奮鬥，同是爲着人類自由與正義。今日印度表面上雖經復國，然在印度周圍，以及國內擾亂不安的敵人，還是蘇俄的第五縱隊。

四、正告印度的國民

我們要正告印度國民的，由於你們過去先襲了大乘佛教，傷失國民崇高的理想，所以才有三百年殖民地牛馬奴隸的生活。假使你們再違背聖雄甘地的遺教，甘願就共產黨的應聲蟲，保證你們在不久的將來在暴民統治下所受的清算戰爭，種種酷刑的痛苦，必超過殖民地時代所受桎梏千百萬倍了！中國大陸淪陷後，印度尼黑魯的政府，首先背棄中印兩國歷史上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友誼，承認中共偽組織。韓國停戰後尼黑魯所發表的嘲嘲共黨的言論，最近印軍在韓國鎗殺我國反共義士；這種種不仁不義的行爲不獨違背聖雄甘地先生的遺教，並且違背中印兩國共同理想。這是印度民族最大的恥辱。也將爲印度國民帶來無窮的災禍！

我們希望印度國民要覺醒，要貫徹聖雄甘地的遺教，要追憶二千五百年前釋尊悲天憐人救世的精神。對於尼黑魯這種出賣印度國民光榮的人格，助長暴虐的侵略，要一致起來糾正。並且要積極負起佛陀所召示捨己救世的精神，而與自由世界及愛好和平人們爲人類自由，正義，和平，共同奮鬥！

圓明胡說！

掃邪力士

從前印度有個外道，說他滿肚的智慧，唯恐要從肚裏吐出來，所以特用鐵練圍其腹。並且向國王請求，欲與世尊辯論佛法的道理。那知他肚裏不是智慧，只是一肚皮的稻草，經過世尊三言五句一問，即理屈辭窮，慚愧滿面而逃了。就如圓明在「覺生」四十一期所發表的：「獻給真正的佛教教胞們」一文，好像他肚裏的智慧，就差不多同古代印度的外道一樣，假使不用鐵練把肚皮圍起來，恐怕要從肚裏吐出來了？可惜他出世太遲，假使出生於佛陀的時代，那釋尊座前又要多一個提婆達多爭着代佛說法；地獄裏也要多一個誘佛誘法的可憐衆生了！

第一：圓明那篇文章，簡直是「胡說」！他所說的「自信」，簡直是「高」，把他「狂妄到了三十天。只因他業識太重，沒有把他「精神內」的原子能「發明出來，否則早經飛到月球上去了。要人「自信」，本無不可。佛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就是要人自信，不要自輕。要是為強調「自信」，甚至說：「我們不要為神話所欺，當了知悉達多太子也是同樣是一個人，他沒有三頭六臂，奇形異樣！」這是痴人的口吻！佛雖生於人間，長於人間，成佛於人間。然畢竟不能以人的心思來測量如來的跡象。世尊深知末法時代有情根機淺薄，要對佛陀的壽量發生懷疑，所以在法華經方便品先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在無量義品再三的說：「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等皆說：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劫。……」這明確的告訴我們，不能以人的心理眼光來觀察佛陀的壽量，因為根機淺薄的人，故現八相成道的跡象。以佛陀所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不共法，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碍智，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無忘失法，恒常捨行；種種殊勝功德；不特我們博地凡夫所不能測知，即一切聲聞，緣覺，辟支佛以無漏智也不能思惟，

知其跟數！這種種種殊勝的功德完全建立於佛陀殊勝的勝法以上。假使為了強調「自信」，而連佛陀果證上的勝法以及大乘經中所說「萬行因華，莊嚴果海」，一切都不承認，認為是「神話」，這不是狂妄胡說是什麼？當時提婆達多要與佛陀爭佛位，也是這樣說：「佛是刹帝利種，我也是刹帝利種，佛具足相好，我也有相好，佛有神通，我也有神通」；所以以我說圓明要是早生二千五百年前，必定是個提婆達多第二！

第二：圓明在「虛心」的一段中，簡直抹煞一切，否認一切經典的價值，他說：「我們過去都被前人所欺騙，以為現存的大小乘一切經典，皆是釋尊或釋尊的報法身金口所直宣。因而對經典中明明與事實，人情，正理相違背，講不通的地方，也都千方百計，……把它圓謊似的圓起來。……其中不知增進了多少世俗的傳說，神話，他教，私人的教權意識，非理攻擊他人等言論在內？」反使正當教義，弄得神怪百出，偽話連篇……尤其近代科學知識發達以來，自更多抵觸。……佛為大哲學家之一，但並未言盡天下後世所有哲學。佛以善那教婆羅門教為背景，產生自己哲學系統，與後人依佛教，產生法華，華嚴哲學系統，並無兩樣」。由這段文看來，圓明對於佛教歷史及佛教教義根本未弄清楚！

(一) 大小乘一切的經典，皆依據佛陀言語結集而成的文字，而結集經典的聖僧，又都是佛前的大弟子親聞佛陀宣說，由一人宣誦，並經諸大弟子證明。在佛教史上，經過一、二、三、四次結集所成一切大小乘經藏，何足懷疑？中國五經四書都為後人所集成。智者大師三大部，六祖壇經，都由他的門弟子筆錄而成。就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就中也有部分為同志所補述。太虛大師許多講稿也是由他弟子記錄。要說凡是後來結集筆錄的經典都為後人杜撰，否認為佛所說，這是根本不懂佛教歷史的意義。

(二) 一切大小乘經典所詮顯的教義，或顯如來果位性相：若華嚴法界觀，六相十玄，重重無碍法門；或顯難行能行的菩薩道，若捨身餓鬼，剝身千燈，香城粉骨，雪嶺亡軀，以及普賢菩薩無窮無盡的行願。或為人天衆說五戒十善，或為二乘衆說四諦十二因緣；或為凡夫說，或為法身菩薩說；如是自有種種神通妙用不可思議事。如法華經中龍女成佛事，維摩詰經中維摩室室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其高八萬四千由旬。香國借飯事，維摩詰手接妙喜國，如斷取陶家輪事。龍樹菩薩於龍宮背誦華嚴經事，無著菩薩請彌勒菩薩，從兜率陀天下降人間為說論師地論事，梵網經中，由千華臺上盧舍那佛傳之千釋迦，再傳之千百億釋迦。這種種種記載，絕不是用人的心思所能推測得到的，這都是佛菩薩果位上所顯的境界。要是以此說為「神話」，說為「迷信」，那是根本的錯誤。即如維摩詰的事實，唐代有名的王玄策也曾到過印度，親訪維摩室室，並用笏量其丈室，東西南北各得十笏，每笏一尺，卻成一丈；即讀數維摩詰神通妙用不可思議。玄奘法師遠遊印度時，亦曾親訪維摩室室，頗懷疑維摩經中所說種種神通，恐非事實。並擬親題維摩室室壁，申述已意。孰知牆壁向壁欲書，而壁與身終不能接近，捉摸終日，竟未能得，故未曾寫一字，於是笑師獨筆稱歎維摩詰的遺跡，尚不可思議；何況當時所現神通妙用，更不可思議矣，於是疑念從此頓釋。由此觀之，現在人所懷疑的，也就是古人所懷疑的，王玄策，玄奘三藏，都是親造維摩詰室室的人。我們對此二人所說的經過必能深信無疑。

再說龍樹菩薩，無著菩薩；同為印度中觀與瑜伽兩大學派的領袖，精通大小乘經論。其出生於印度，約為佛滅後六七百年間，其對佛陀歷史上的事跡，必較出生於二千五百年後的我們中國人要清楚得多。龍樹菩薩依大小乘經所造「中論」；特別是受阿含經所說的緣起、空、無我，思想影響的很深。而阿含衆所認為原始的佛教，所記載佛陀與弟子間的事實，都接近於人情，是可信的。但阿含經中佛陀與佛弟子，也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就如佛陀化三迦葉所現神通，及佛諸大弟子所現神通妙用，都

的真實性——法性，還有什麼不能解脫呢？也就是有了大學畢業，還愁沒有中學的資格嗎？要是僅能解脫煩惱障，不能解脫所知障；就等於僅有中學畢業，（二乘）還沒有大學資格，（成佛）就不能證得法身。所以，要澈底的解脫，必需斷除煩惱所知二障，實證諸法真如性，才能具體解脫——成佛。要是但解脫煩惱障，不斷所知障，不證法性，不是究竟的解脫，於此可見解脫與法性的關係是如何的重要了。圓明根本對此法身（法性）解脫的關係就未弄清楚，祇隨口亂道而已！

（四）一切經典所詮顯的、教、理、行、果、皆以佛陀自覺心境為中心。佛是正徧知的覺者，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不獨世間一切法義無所不知，即出世間法義，亦復了了分明。法華經說：「不可於三界，見於三界」，所以稱為三界「獨尊」。我們對於佛陀所說的教、理、行、果，所詮顯的一切不可思議的事，都必需以信仰為第一。大智度論說：「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度」。華嚴經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是故信仰為入道之門。善財童子初於福城東大塔廟前，從文殊師利教，展轉南行，求善知識，一心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一百一十善知識，最後於彌勒閣內，徧證一切境界莊嚴藏解脫門。自念我今所證，皆不因福城東大塔廟前見文殊指教，怎能得到此境界？作此念時，文殊師利唯恐善財童子不信，不能合一，遂遙申右手過一百一十城，按善財頂，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已為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為善知識之所攝護，不為如來之所憶念。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境界，若周徧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華嚴八十）這是明瞭的指示我們，對佛所說的一切教、理、行、果，若徧周知，若趣入，若解了，若分別，若證知，都必需以信為第一。若沒有信根，這一切善法都不能成就！所以我們不特對佛陀要有絕對的信仰，即佛所說的教、理、行、果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在自己心思所不能解答的時候，只有拿信仰去接受他，所以說信為道源功德母。

華嚴說十信滿心，便成正覺。要是對佛陀偉大的聖教及所詮顯的法義，又怎麼能深信了解呢？

（五）相傳能證入初地的菩薩，無著為證入三地的菩薩。初地不知二地事，何況三地呢？所以空有兩宗自因立場不同，發生許多爭論。後來到法相發生許多難題，兩宗相爭更為激烈。清辨對唯識論議，所以清辨欲昇天請彌勒解答疑問。然自清辨定力又不够，經觀世音菩薩指示後，乃步迦葉尊者的後塵，入定於山中，等待彌勒下生，解答一切的疑難。由此看來，在未證聖果的人，對佛法所詮顯的法理，發生懷疑，在所難免。然而，我們自己必需認清，這是自己智慧不够，信仰不切。要趕緊發奮修學，定慧，圓證果位，才能了知一切法的究竟義！

第四、圓明在「合時」一段文中說：「不要為聖教量權威所迷，拾前人的牙慧」。好大膽的傢伙，居然連聖教量都不相信了，這是佛教的叛徒！是外道，是波旬。一切菩薩造論釋經，或者經疏，都是依於聖教量為本。地上諸大菩薩，雖有自證現量的智境，發揮教義，然於一切法真實義，尚未完全徧知，所以馬鳴、龍樹，無著菩薩等，皆要依聖教量，或比量，作為傍依造論。未登地的菩薩，根本不足得自證現量智境，雖有類似現量境界現前，然未足為聖教量，所以賢首大師，必需依照佛果聖教量，發揮本宗的教義。他所依的契經，就是華嚴經。其次一切宗師論師，若智者，親基，清涼，圭峯等所著述的一切經疏，論疏。若法華三大部，華嚴疏鈔，百種經論及祖師語錄所作宗鏡錄。慈山，蓮池，藕益，近代太虛大師都是著作等身。其所有著作，無不依於聖教量。這都能說是「拾前人的牙慧」嗎？要是聖教量不可以信，這圓明所認為可信的三論宗，也就發生動搖了。要是智者，賢首，玄奘，親基清涼，永明壽，藕益，太虛大師等，所有的著作皆為「拾前人的牙慧」？我們倒希望圓明也來拾拾看？恐怕他再轉三十六身也趕不上歷代諸大師了。佛既不可全信——不是全知全能——聖教量又是不可信？龍樹中論還要待研究，無著菩薩又在講理理？

這樣看來，圓明除掉他自己以外天下恐怕沒有他所信仰的了，這不是一下第一號狂夫！怪物是什麼？總觀圓明那篇文章，拾去胡說八道，抹煞一切，否認一切而外，根本沒有一句正知正見的話。還虧他臉厚著說：「獻給真正的佛教教胞們！」這簡直給我們佛教徒一個污辱。好像從釋迦佛以來，就沒有有一個人能懂得佛法，我們對他這種狂妄愚痴我慢的邪見，理應默摺。祇因有位同道憤慨含淚的說：「佛教不得了，洪水猛獸又來了。馬列的信徒說：『宗教是鴉片煙，佛教是迷信』。現在佛教徒自己也說一切經典都是後人幻想出來的？佛不是全知全能，不要為聖教量為所迷，否認鬼神……試問這不是洪水猛獸是什麼呢？唉！唉！有的人因為看了圓明的文章後，氣了連飯都不要吃了，不願與此魔子同生在這一個世界……」

我因為受了這許多話感動，所以拿起筆來寫了這一點意見。我相信這些意見，雖不能代表百分之百的佛教徒，至少也有九十九。大乘各宗各派的立場，容或不同，但決沒有否認聖教量，說佛不是全知全能，甚至說一切大乘經都從印度太陽神思想影響而來。『佛在涅槃會上，雖說依法不依人，但不知是否認佛的智慧不够我們信仰的。假使沒有佛陀親證諸法實相，並且把他宣說出來？吾人焉知道有佛可成，有法可證？所以在未能究竟圓證佛果以前，我們對佛所說的一切經教何能否認狂妄不信呢？況且諸法究竟實相，唯佛與佛乃能究竟。我們看了三部經兩部論，拾得一二名詞，就算懂得佛法嗎？即是懂得，也是相似的懂，不是實證諸法本來的面目。假使我們對這種狂妄邪知邪見的叛徒，都能容忍的話，這還有什麼事件不能容忍呢？這整個佛法也就完蛋了，還有什麼光明真理可說呢？所以我最後提出幾點要求全國正知正見的同門們！

一、我們不要以佛法當人情，要一致起來撲滅這種洪水猛獸的邪見！

二、一致請求中國佛教會宣佈圓明為佛教的叛徒，是摧毀正法的魔子！

三、一致要求佛教正信的刊物，拒絕刊載圓明邪見言論！

四、人人要勸請同道親友們不要看圓明的文章，其功德勝於造七級的浮圖！

佛教的人生觀

念 生

有一位同客臺灣的長親，死了他的業已成立的克家之子，老年喪子，是人生的大不幸。我和另一位朋友，同去弔唁，當然說一些安慰之辭，這位長親，倒是能達觀，因而談到人生的遭際命運，觸及宗教的邊緣。他說：「若說佛與上帝，不是萬能則已。若是萬能，為什麼人世有種種劫難？若說劫難是人造的，為什麼允許造劫難的人存在？更為什麼生了造劫難的人？若是只是生善人，不生惡人，不是天下太平，人人安樂嗎？所以我認為人世的劫難，即是佛與上帝所造。佛與上帝造了劫難，又叫人在劫難裏去惡行善，希望免劫難。誰最殘忍？佛與上帝，最為殘忍；誰是魔鬼？佛與上帝就是魔鬼。」他說了這些話，同去的那位朋友，鼓掌稱快，表示贊成，我却搖頭否認。他又說：「並不是我自己遭遇拂逆的事，作此憤激之談，我認為我所說的，乃是真理。」我還是搖頭否認。當然在他的特別情緒之中，屋裏正在人來客去，不是剖析理論的時候，只得談而去。因此我想到三十年前，作客吉林，看見金石家劉聲公所刻圖章遺款，一面是觀音像，一面刻着「眾生沉淪苦海，大士慈悲耶？」我那時尚未研究佛教，已認為他說的未必是對。現在聽了這位長親的高論，正與劉君相同。俗語說：「不讀一家書，不識一家字。」他們對於佛教，只是不懂而不是反

對。若是反對，社會上反對佛教的人很多，反對佛教的理由也很多，安能一一解釋？即一一解釋也未必見信。若不是反對而是不懂，其因不懂而生的誤會，又是這樣的簡單，則有加以解釋的必要。劉君在三十年前，已是五十多歲的老人，現在當然不會再見這篇稿子。這位長親，雖見這篇稿子，也未必相信，但可能使他說：「佛教原來如此。」況且與他們抱同一觀念的人，當然很多，也可以貢獻一點參考。我這位長親，提出了佛與上帝的問題，是指佛耶兩教。我的解釋，只限於佛教的看法，藉此說明了佛教人生觀的一部而不是全部。首先要說的是「人」為什麼會有劫難？「當然有人製造劫難。」人為什麼要製造劫難？「是為了作惡。」佛與上帝為什麼不懲治惡人？並且繼續生出了許多惡人，使世上的劫難，更為嚴重？這就錯了。佛與上帝，並不能生出惡人，也不能懲治惡人。換言之，是不能生任何一人，也不能懲治任何人。談到這裏，需要說明眾生生命的定率。眾生二字，包括一切生物。先由人類說起，每人必有思想，在佛教名為念頭。每個念頭，在心裏稱為種子。心的俗名為心田，佛教名為識田。田的意義，就是可以存留種子發芽長葉。每人有無量無數的念頭，就有無量無數的種子，而又按其善惡無記（非善非惡是無記）分為若干種類。某一類的種子成熟，便決定一生或多生的苦樂

境遇。兩類以上的種子，不能同時成熟，就是不能同時有兩個生命。必須一類已成熟的種子，力量消滅以後，另一類將成熟的種子，才能發生力量。每人一生之中，都有若干類念頭，薰為若干類種子，是此一生的因，已決定了多生的果。而此中最微妙的，是成熟的先後，與念頭薰為種子的先後無關。有力的種子先熟，無力的種子後熟。有力無力的原因，是念頭少則無力，多則有力，散則無力，專則有力，當時無力，久則有力；惡自力則無力，使佛力加被則有力。四者又有染淨之分，其性質不出生死輪迴的，為染種子，超出生死輪迴的，為淨種子。染種子僅有前三樣，淨種子包括四樣。為什麼佛力加被限於淨種子，留待後文解釋。現在先講染淨種子的通例。有人問種子成熟的先後，不依受薰的次序，而依力量的大小，此生多薰了後一類或多生的境遇，是不是其後一類或多生的種子成熟呢？我說，不見得，因為後一類或多生，更由念頭薰成新種子，而彼新種子或者更為有力，提前成熟，則以前的次有力種子，反成無力而不得成熟。直到久而又久，或者過了許多劫，根據久而有力的原則，纔能成熟。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種子雖然有力，還須有適當的助緣，纔能成熟。若不遇適當助緣，或者被另一同有力或次有力的種子，搶先成熟。以上乃是佛教認定的生命軌道，不但人類如此，一切眾生，都不例外。我們人類，是由以前的同類種子，決定了今生作一個人，又由同類中每個種子的不同，

決定這一生中的苦樂悲歡。有人問：「若這樣說，每人的許多種子，須先決定其生於何道，再由每個種子的細微不同，決定其生何道裏的狀況。」我說，不是這樣講，識田裏的種子，無量無邊，同類相助，異類相拒。假設只是一個善業種子成熟，也可決定來生作人。這個善業種子，因何成熟呢？若通用多的原因，應該是多類善業種子合併成熟。雖不合併成熟，因為多數善業種子，同類相助的關係，也可幫助此一善業種子成熟，支配此一大段生命。而其餘善業種子，可同時各自成熟，支配此一大段生命中的許多小段生命。若通用專或久的原因，則不需同類的種子幫助，而同類種子，也可同時各自成熟。因為既是同類若特別無力，自然互助而歸到一起。種子的成熟，以內在的力量為因，因彼種子而使此種子成熟則是緣，這是識田中的內緣。由一切人事的引發，乃是外緣。一切人事沒有不薰成種子的，以外緣亦同內緣，佛教名之曰心外無法。再舉一個事例，俗語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個前定，不是有人拿着賬簿，按款執行，只是該飲什麼，該啄什麼的種子成熟。人是吃飯的，牛是吃草的。作人的種子成熟，則吃飯的種子以作人的種子為緣而亦成熟，吃飯的種子成熟，則作人的種子，以吃飯的種子為緣而亦成熟。（後者不盡然，因其他動物，也有吃飯的，這只是說種子互助的道理，不可以辭實意）再問我們識田裏，有沒有作牛的種子與吃草的種子呢？有。但是在作人種子及吃飯種子成熟而未消滅時期，作牛種子

及吃草種子決不成熟，這就是同類相助，異類相拒的道理。所以同類種子可同時成熟，異類種子不能同時成熟。反之，作人的種子，雖然有力，而吃飯的種子未熟或少熟，則作人種子，亦難成熟。即或因特別有力而成熟，或者生而餓死，或者常常挨餓。吃飯種子成熟而作人種子未熟，或者雖吃飯而不成人，你看過人家的狗，不是常常受到人的待遇嗎？這個道理，千頭萬緒，而皆有理可尋，這是佛教的人生觀，也是佛教的因果率，佛教只是正視現實而加以說明，不是有所創制。也不能加以破壞。

人世的規矩，是多數人的惡業種子成熟，這名之曰眾生同業，每人遭遇相同之中，而又有其不同，這名之曰個人別業。若說佛力萬能，不准制止每人惡田裏應成熟的種子，不准成熟，就好比要制止農田裏的種子，不准生芽，對不起，佛沒有這樣萬能。再說即制止每人惡田裏的種子，不准成熟，這些人就不會生到這個世界了。若說用佛力制止每人的惡業種子成熟，而專令善業種子成熟，這個世界也就成為和平快樂的所在。那末這些人在和平快樂的所在，依然起惡念，薰成惡種子，又將如何呢？若說用佛力控制他的念頭，那不是使人成為白癡嗎？佛是教人不超惡念而不能制人不起惡念。若說能超佛教，我舉出一個問題：佛教是眾生平等的，假設你承認佛是佛，必須承認眾生平等。今天把我們多數人，放在一個和平快樂的所在，大家能不起殺生食肉的念頭嗎？若說不能，就不是眾生平等了。五代史補記載：「僧諶光有才辨，飲酒食肉，嘗云：但願鵝生四掌，鴈留兩

翅足矣。」這還算是佛門弟子？在他的思想，或者認為佛應有其萬能，使鵝四腳鴈兩翅以供其大嚼，才算慈悲的佛了。究竟說起，人世上認為無罪，而在佛教上乃是有罪的事，又豈止殺生食肉一事為然。這個世界的享受多，是建築在他人的勞苦之上，你吃飯須有人做，你聽歌須有人唱，佛為什麼為你享受而使人勞苦呢？所以佛雖指示了種種和平快樂享受而無勞苦的世界，必須學佛而不起惡念的人，才能生於其間。你若學佛而不起惡念，不但世上的規矩不足慮，即世上的享受也不足羨。若不學佛而起惡念，單獨希望佛來庇佑惡人，改造這個世界，對不起，佛還是沒有這樣萬能。至於所謂上帝，在佛教的看法，只是六凡道中的一個福報地位，他雖然有權管理世界，只能照章行事，好比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如何當得萬能二字而為人禍福呢？

生命的過程，由念頭而薰種子，由種子而決定感受未來境遇。在未來境遇中，念頭又薰種子，種子又感受未來境遇。如環無端，名曰輪迴。我們在這個不停止的周而復始中，希望未來的好境遇，防止未來的壞境遇，應該由什麼地方下手呢？便是有善念，起善事，由善念而引善事，由善事更起善念，在惡田裏增加善種子，力量減少惡種子的力量，未來的境遇，自然有好無壞。佛的教人，便在於此。佛教裏有一首詩是：「人還為畜畜為人，人畜輪迴古今今，不厭披毛戴角，勸君休使畜生心。」佛若不發明了這個輪迴之理而教人由念頭改造命運，我們是永遠不會懂的。這個循環不已的大圈子，好像一架機器，永久在那裏拉轉進行，念頭就是原料，境遇

就是出品，若能操縱原料，自然操縱出品，這是唯一可以參人力量的地方。中國古代也講究善惡果報，但是不明白白種子先後成熟權自己操縱的道理，以為冥冥中有使然者，果報不驗，便認為天道無知，若不研求佛教，永遠不能解釋這個疑團。

其次要談種子染淨分別及淨種子的佛力加被，我們遵守了佛的教誨，用的念頭，薰為善的種子，把握未來的好境遇。但是有了好境遇還要起念頭薰惡種子，必須永久的兢兢業業不起絲毫惡念，才能保持永不墮落，這事如何可能呢？在這一生念念皆善，已不容易，誰能把握來生以及多生，永遠不起惡念？況且這一生中，因聞佛教，而知道這個道理，來生及多生，不見得再聞佛教，加上境遇既好更容易放縱作惡，乃是必然的事。所以不出輪迴的善惡無記，都是染業。染業裏的善念頭，只是一時之利，不能一勞永逸。所以佛教的基本宗旨，教人成就淨業。淨業可以永出輪迴，真常不變。其方法則在增加淨業念頭，薰成淨業種子。淨業的念頭，當然有善無惡。與染業的善念，雖有不同。但染業的善念，若迴向淨業，也可成為淨業的善念。反之，淨業善念，若迴向染業，也可成為染業善念。佛教的本旨，是教人成就淨業，所以志在淨業的人，種子雖未成熟，佛往往用力加被，使之提前成熟，念佛的人，臨終見佛接引，往生西方，便是這個道理。

有人說：「佛的法力既能加被，專加被淨業種子，使之提前成熟，不加被染業種子，使之提前成熟，這不是自私自利嗎？」我說加被淨業，不是佛的自身有好處，如何算得自利？凡夫修持淨業專憑自力，甚難成熟，在緊要關頭，提拔一把，即可有進

無退，所以值得加被。染業善種，縱不加被，自能成熟，如何能算殘忍？若是因作惡事，而使善種過不成熟，更是不值得加被。染業善種成熟，不過使人享福，因福作罪，終歸墮落，乃是忽升忽沉，並非有進無退。早成熟，早享福，早作罪，早墮落，兩者反此，所以不必加被。況且既聞佛法，又具善念，不求永恆的涅槃正果，而求一時的人天福報，縱不為惡，也是不值加被的。有人說：「染業善念，不求享福而求救世，也不值得加被嗎？」我說談到救世二字，凡夫知見，連善惡都分不消，如何救法？即如救人是善，你知道所救的人，將來作多少惡？害多少善？在三世因果裏取其當前一念，並不計其他，認為是善。由佛眼觀察無量神通奉行行業，所願皆償之為得計呢？

以上大致說明了劫難的構成，與善惡的來源。最後要說的，世上的劫難，究竟還以人類為最難。你看每個屠宰場，戰慄戰慄的趕進去，血肉狼藉的搬出來，那劫難比人類所受如何？應該由誰來負其責任？佛是主張眾生平等的，他若挽救劫難應該先救屠宰場的眾生，還臨不到我們屠宰場那些畜生，我們在內與否，大有疑問。你若說屠宰場那些畜生是應該被殺的，我們不是應該吃肉的，就是應該被殺的，現在正有一個集團，講究拳頭大，胳膊粗，以強權代公理，以利害為善惡，果報無非騙人，宗教乃是迷信，不該犧牲一切眾生，滿足我的利益，是應當的，就是犧牲一切人類，達到我的慾望，也是應當的。講到這裏，佛教只好掩鼻息鼓，讓他們上來搬演一場，再看下回。

學習做個人間菩薩

蔡孝煥

在菲律賓佛教居士林佛學講座講

各位朋友：我今天應林居士性老居士之約，來這里講講佛理，我平日對於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德證和利生濟世的精神，是極其崇拜的。

凡是崇拜菩薩的人，依正法所示，除持念聖號，禮拜供養而外，又須學菩薩行，對內淨潔自身，對外廣結善緣。淺顯的說「做個菩薩的信仰弟子，務須一面改善他的俗惡心性，一面從事福利群衆的行爲。要實踐上述的道理，須行應行的途徑，這應行的途徑就是菩薩行」。欲行菩薩行須先學習做菩薩的學說，它就是「菩薩學處」。了解菩薩學處的道理，並實行菩薩行的人，擁有崇高的道德。清淨的人格，可作人生模範，就可稱做這個人間菩薩了。

我們要明白，佛教有兩大教法，一是世間法，二是出世間法，現在先簡單地談談關於出世間法修學的條件。這出世法的宗旨，是要將人的性格養成菩薩的性格，再進而入佛陀的果位。這心地上的鍛鍊，是堅苦而須經過長時間的習定，因此，凡決意修學此法的人，須具夙世利根，環境幽靜，脫離家庭恩愛與俗事纏繞，才有所達目的的希望，不是普通根基的人所能成就的。俗語中有言，得道和尙是措那修行人進入菩薩初位，五陰已破，神道漸現者。經上說：「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即是說這個境界。上面略說了關於出世法的修學，

這里就講解世間法的道理與功用。這是無論何人均可實行修學的佛法，會經太虛大師爲之提倡，定名人生佛教，以三皈五戒，十善，做基本道理，確是人人可學，人人可行，而能在現實人生社會里發生真善美的效用。我們要改變不良心性，美化家庭，安寧社會，改良風氣，清淨國土，安定世界，惟一的辦法，在乎人人皈依了這人生佛教，奉行它的信律，先學做個五戒善士，再精修十善，廣結善緣，學做人間的菩薩！完成做人的意義，滿足我們救世救世的本願。

什麼是守三皈呢？那就是皈依了佛以後，一生以佛菩薩做唯一信仰的對象，不信其他外道；皈依了法以後，一生以佛法做你立身處世的南針，道德行爲的標準；皈依了僧以後，一生以德僧爲你一生的師長，常常親近請教問道，求他爲你講解佛法及世務上不能解決的問題。五戒呢？這相當於孔子所說的五常——仁、義、禮、智、信。那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若能守三皈，行五戒，則邪信不生，正信長存，善根日增一日，便可稱爲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了。再進一步精修十善業。所謂十善，屬於思想方面的有三種，屬於言論方面的有四種，其餘三種則屬於身體上的動作。這十善業的制定，目的在成就人類色心之身得到三業清淨，是由五戒擴展而成的。那就是：身不做殺生，邪淫，盜取的事情，口不講妄言

，綺語、兩舌、惡口的言詞，心不起貪念，瞋恚，癡迷的情緒。實行這三皈，五戒，十善的關鍵，在乎爲與不爲，而不在乎能與不能。所以視五戒爲難行，十善爲畏途者，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總之，這世間法乃五乘共法，無論你決意經任何法門，必須先在世間做一個完人，有了這一條坦途，然後方得安心前進。比方，你想要做個大學學生，必然地，先修中學課程，大學是不可能由小學資格越級昇上的。因此，世間法是各乘的基礎，所以叫做「五乘共法」。太虛大師曾說過：「人成則佛成」，可見爲成這個入世善人，就有了做佛的前途呢！

人生佛教的初步目的，是要造成人有做人的高尚品格，能够爲人服務；當然我們以菩薩的意志爲意志，以菩薩的行爲爲行爲。簡言之，務須以「菩薩學處」的規律，做我們立身處世的南針。關於這，就要說到怎樣真實受用佛法，與真實應用佛法了。受用佛法與應用佛法，在言說上似乎不甚差別，但在意義上却有自他之分，前者是屬於行惡，後者是屬於行善，利益他人的行動謂之行善；修正自己的意向，使契合菩薩的意向，謂之止惡。要知道菩薩的行爲，是自我兩利，向上求佛道，向下化羣衆。我們要上學菩薩學，下行菩薩行，這是學做人間菩薩的必要實踐。

菩薩學就是經上所說的菩薩學處，爲人生佛教的道理，也是以上面說過的三皈，五戒，十善做基本，因之以六度，加之四攝而集成的。其目的，在建設世界佛化，使人生社會里，人人都能享受真正文明生活的幸福。

要建設佛化生活，須從個別做起，要知整體的社會，是集個人而成的，若個人的污點不能澄清，這整體終必受其不良的影響。這個道理，聖賢們早有明訓，孟子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極力主張從個人做起，可見諸有智者對世間法所見略同，不同者在實踐上的方法而已。

佛法所以高乎一切，爲人生最高尚的宗教，爲宗教的宗教。因它擁有數不盡的特點，里面又有信仰，理解，實踐，與親證的四種實在道理和方法。凡是信衆，切須實踐解行一貫的教律：淨化自身，改造個人不良的習性，使得無貪，無瞋，無邪；改變狹隘的人生觀，使處世够六和，愈公好義。換言之，我們的思想，言論，行爲都要契合佛化生活；爲下順敬，爲長嚴謹，爲民奉公，爲官廉正。每一個信徒必須隨時隨地現出他真有佛弟子的氣概，做菩薩的模樣，爲模範公民，能如此做去，也可提高世人對佛教的好感，吸引群衆進入佛教。這才是真實受用了佛法。

我們的世界，原是個清淨和平的世界，只因人心汚濁，無明無覺，情緒上充滿了貪慾，瞋恚，癡迷的毒性，以致變清淨爲污穢，反和平爲戰亂，秩序倒置，道德墮落。莊嚴國土，因此成了人間的地獄。所以不論是

富，是貧，是官，是民，精神上和物質上都感覺痛苦。佛經上到這世界是惡濁的世界，是罪業所成的娑婆世界！

挽救人類出這罪惡世界的方法，只有提倡人生佛教，勸導人類行菩薩行而已。

利益人群，服務社會，使大眾都有離苦得樂的機緣，患難中物質上得著救濟，精神上得著安慰，這是菩薩的品行，又叫做菩薩行。我們要親切了解菩薩行的真精神。什麼是菩薩行的真精神呢？它就是一面利益自身，一面利益他人，和那種獨善其身，獨享其利的行為，是判若天淵的。所以凡是佛門士女，定要實行上面所說的三皈、五戒、十善以培養個已德性，學做人間善心居士，一面力行四攝，六度，修學做個人間菩薩，我的見解，善心居士與人間菩薩，在現代社會裡，都一樣的需要。

布施，愛語，同事，利行四攝的推行，能使必需者得到有形物質與無形精神的救濟，解其苦，排其難，這種的功德真是沒有限量！六度呢？那就是：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惡行，精進度懈怠，忍辱度瞋恨，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這四攝六度，總是相互關係，就利他行為的工作上而言，是含有不可分離的配合性。它們總要相輔而行，才能發揮菩薩的真精神！佛說：「諸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開悟」，我們也不妨做個譬喻吧：

行走在公路上的汽車，它四輪的轉動，是由發動機里生出來的熱力推進的。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走時，却不須多大費力，但是遇着崎嶇不平或泥濘載道時候，發動機就需要集中火力，喊着呼呼的聲音，勇猛地把輪身一步一步的推進，一直達到目的地而後止！那四個車輪所以能够旋轉，就是由于發動機的推力，這是盡人皆曉的事實。

小 啓

本刊為便利菲律賓僑胞訂閱，為加強僑胞對祖國宗教文化傳統的信念，將於馬尼拉大馬路順寺設分銷處，並請瑞今法師為主任。

又本刊發行人東初法師於三十九年臘月掩關闍梨已圓滿，將於本年臘月初六日即新曆一月八號出關，並請智光老法師開關，屆時敬希各方佛教同道前往觀禮！

四攝與六度的關係的密切，正像那車輪和那發動機的關係一樣。四攝的實踐，自然也專靠着修學六度過程中所引發的智力不斷的支持，才能不屈不撓，精進不地終身力行下去。因此，所以我們要進一步修學六度，積集智力，勵行廣結善緣的菩薩行！這就善於應用佛法了。

就「諸惡莫作，眾善實行」的實踐上而言，前者要受用三皈，五戒，十善，後者在應用六度與四攝。概言之，任何人若能將所學所知的了義佛法，作為淨化自身，及利益人群標準，那麼他就等於是個人間菩薩了！

十一、安戈廟郵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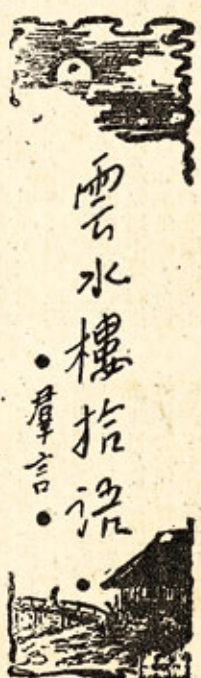
佛教的建築，是世界有名的。這不單是指我國那些巍峨堂皇宮殿式的寺院，這在世界各地都有神聖莊嚴的佛寺豎立。這裡所講的安戈廟，它是寮國一座用石頭建築成的大佛寺。這是被卡姆爾帝國的居民公認為是一座不朽的建築物。安戈卡姆爾統治者的京城，安戈廟是由雅索瓦曼王在第九世紀末期興建的。它有一條半英里長的屋廊，四週圍繞着一條三英里長的壕溝。廟中有一高塔，高達一百四十英尺。寮國政府下令把它攝影做成通用的郵票，一是表揚寮國建築物的偉大，二是說明佛教在寮國是非常的受重視。這張郵票，在世界各地喜愛集郵的朋友們，都很珍貴的收藏它。（迦）

十二、聯合國的佛教佈教師

聯合國軍隊在韓國和共匪作戰數年，俘獲匪軍甚多，匪軍本部也有很多人不甘為共匪驅使的義士，自動的向光明與自由的世界放下了武器，投誠在聯合國的軍旗下。聯軍為了他們的宗教信仰，特地聘請我國清淨法師為聯合國佈教師，向他們宣揚佛法。這其中要回臺灣來的一萬三千餘的中國籍的義士，他們就都歸依了清淨法師，做了佛法僧三寶的弟子。（迦）

十三、釋迦牟尼佛是超人

釋迦牟尼佛，是生於人間，成道於人間，說法於人間，他固然是人，但決不是同我們一樣的平常人！平常人是煩惱重重，業障甚深，無有智慧，不能解脫者；而佛則是無煩惱而有超世間之最高的智慧，無業障而有出世的解脫自在的大用，這是很顯然的可以看出佛決不是平常人。現在有人，因見佛是生於人間，成道於人間，說法於人間，遂認為佛也是同我們一樣的是平常人，這完全是癡人或狂者的想法，錯誤極了！佛如果也是同我們一樣的是個平常人，那有什麼可值得人們的膜拜與信仰呢？又怎能說出那許多可貴的經教以作千萬世人類修行向覺的指南呢？他在世時的身形雖不是三頭六臂，然而他却能為三頭六臂的奇人。我們決不能因我們的俗眼看不到他的奇跡，就加以否認，說他沒有奇跡，如果這樣，那就同瞎子因看不見空中的太陽就否認空中有太陽的愚妄一樣！所以我們決不能以世俗的眼光來看佛陀。佛陀乃是表同常人而實是超人。我們應該以佛陀為超人，超超人來信仰，才契合于諸法的實相，同時並能堅強自己的信心，而成就無量的清淨功德。（悟）



五種小般若經

前言

西藏大藏經甘珠爾般若部之中，有日藏，月藏，普賢，金剛手，金剛幢五小部般若。不管那一部的經名，都叫「聖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任何一部首尾都俱全，具備所謂序，正，流通之三分；不但有長行，並且也附有偈頌，甚至還添加呪文。從形式上來說，也是很偉觀的經典。但它的容積，是極其短小的，如照下面來說，將每部經譯成中文，大概是一張紙都寫不滿的小品文。在甘珠爾部的般若部，就是任何一個版本，都依次第的順序編入。却巧這五部經，中國未有傳譯，祇西藏有譯本，而將它置諸般若部之最後。在丁加路馬等，一向沒有見到過，從這點來推測，這西藏的譯本，似乎不是舊譯，但也不能認為是太新譯的。

如從經題來看，像說到日藏月藏，我們立刻就想起大集經的日藏分與月藏分似的；有普賢，就想起華嚴和法華；聽到金剛幢，就想起華嚴的十迴向品；若見到聖教的金剛頂部，就同樣地想起金剛手的胎藏部。可是，現在這裡的般若五小部，却不想著與它們具有同樣地連帶關係，但也不能當做與它們完全沒有關係的。

日藏般若的當機者（對象），是日照（Suryaprabhara）而不是日藏。就是在大集經的日藏分中，也沒有日藏菩薩這個人的。所以，日照既不是

是我的錯視，又不是經典的錯寫。還有，比較太陽的說法，或般若的說明，在日藏分的最後，確有類似之處，但畢竟是各別的。

月藏般若，月藏菩薩是當機者，這雖與大集經的月藏分相同，但其他却有很多是不同的，如陀羅尼，偈文，及一般的說明，都是各別的。

普賢般若，是豫想普賢的願行，摩頂，震動等，多與華嚴之普賢雖不至相反，但也無直接之關聯。其題尾的略稱，是照原本舉出，非任意減略的。

金剛手般若之說，在佛母小般若之中，已有類似之文字，其全部之構成，仍為般若，而非聖部之經典，同樣的也可叫金剛幢般若。其題尾之略稱，亦照原典而略也。

總覽彼大部般若，一見感其反覆重疊之處甚多，難於把握其義——尤欲把握般若，無乃謬誤——今此等小部經典，證顯極巧，能將般若之奧義所在，簡明提示，把握大意。今依次將其經文譯出：

月輪賢隆正言譯

數的菩薩在一處，當時在這個集會中，有一位名叫日照的菩薩，從座而起，走到世尊的面前，對佛陀這樣地說道：

「世尊啊！我有一件事要請問如來，世尊！請您給我請問的機會吧！什麼事情要請問呢？我來給您解答罷！」

當時日照菩薩向世尊這樣地請問道：「世尊啊！善巧方便的菩薩，應該怎樣地去學習般若波羅蜜多呢？」

世尊這樣地說道：「善男子！像太陽那樣有善巧方便的三昧，各位菩薩，應該好好地跟它學習！」

日照菩薩又說道：「那是要怎樣的學習呢？」

世尊說：「善男子！這樣善巧方便的太陽三昧，有七種相，是叫那七種呢？」

第一、像太陽使禾苗的芽發育一樣，菩薩的三昧，要像太陽，使許多的衆生發育菩提的芽。

第二、像太陽沒有取捨的分別一樣，菩薩的三昧慈悲，對於一切衆生要平等。

第三、像因太陽而霜露消滅一樣，依菩薩的觀智（Vipasyana-prajna），使衆生的煩惱的霜露消滅！

第四、像太陽溶解冰一樣，以菩薩三昧對治的智，把一切衆生的煩惱如冰溶解一般！

第五、像太陽除去黑暗一樣，用菩薩的妙觀察智（Pratyaveksana-jnana），除去衆生的能取和所取的黑暗！

第六、像太陽周行四洲（註一）一樣，以菩薩的圓滿大事業力，使衆生的苦惱的四瀑流（註二）解脫！

第七、像太陽平等地溫暖一切，以菩薩的圓滿行，使一切衆生歡樂，其方便有如溫暖的作用一樣！

復次，善男子！一切菩薩修學般若波羅蜜多，這般若波羅蜜多的一切法：是無自性的，無相的，應該要遠離一切相；是無實體的，應該要遠離一切實體；是無人我的，應該要遠離一切的人我，修習自性的空性！

善男子！法性、法界、真如、實際、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審諦、眞性主義，菩薩應該修學！」

那時佛陀又對日照菩薩這樣地說：「善男子！菩薩應該修學一切法，是無受（Anabhisamskara）無作，無功用（的）和無生的！」

善男子！修學一切法的自性清淨！了知色等一切法也是自性空的！本性寂靜！

善男子！像這樣受持般若波羅蜜多的經典，就是淨除其業障，生其福德聚，具足無量智慧聚！又是足念，具足戒，具足三昧！」

「善男子！一切菩薩，要好好地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努力多聞妙法，慈愍一切衆生，圓滿精進甲冑，盡了自他利益，精進修習禪定，無已，衆生之想，入於正乘佛道，如佛子（註三）行善巧，學真實不虛妄！」

世尊這樣地說了，日照菩薩與人天等一切世間，皆大歡喜，樂受佛說。

△註一：須彌四洲。

△註二：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註三：菩薩之謂。

聖日藏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終。

II

聖月藏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

A rya candragarba prajna paramita mahayana sutra

頂禮一切佛菩薩。

我這樣地聽過：某一個時候，佛陀在王舍城的鷲峯山上，與無量無數的比丘大衆及無數的菩薩在一處，那時在會中的菩薩摩訶薩的月藏，從座而起，向世尊這樣地請問道：

「世尊啊！一切菩薩應該怎樣去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呢？」

世尊和羼地回答道：

「月藏！遠離一切法的自體，那就是般若波羅蜜多。這譬如月輪，它無分別地周行四洲，消滅一切黑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多，也要無分別地去慈愍四顛倒（註一）的人們，消滅自性上的一切煩惱，也是無分別的！」

月藏道：「世尊啊！在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有多少呢？」

世尊道：「善男子！菩薩的般若波羅蜜多有二種：就是有漏與無漏。善男子！其中有漏般若（註二），是在勝解行地的時候，分別所取分別能取，想要遠離它（能所二取），是有漏的般若波羅蜜多。」

善男子！其中無漏般若波羅蜜多，是見道的無分別智，其智因為離去一切分別，所以是無分別的。

善男子！般若波羅蜜多，不管是在此岸和彼岸的任何邊際，也是不住的。般若從色乃至一切相，智，性（註三），因無自性故，而知般若波羅蜜多無自性！色等諸法，因三時不可得，而知無縛無解。

善男子！一切法因為是平等性，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平等性。一切法因為是無滅性，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滅性。一切法因為是無相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相的。一切法因為是無生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生的。一切法因為是無斷絕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斷絕的。一切法因為是無到來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到來的。一切法因為是無去性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去性的。一切法因為是常住性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常住性的。一切法因為是無異性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異性的。一切法因為是一義性的，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一義性的。一切法因為是無實體的自性，所以般若波羅蜜多也是無實體的自性。如果總合起來，超越一切相，性，體的，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因為如此，所以有般若波羅蜜多咒：

Tadyatha Om Prañe Candā Prañe Sasaharī Svaha

（即：唵。般若！般若！大般若！月的般若！一切的命令者！在吉祥！）

一切諸法從因而起的，這是世俗諦；一切諸法是自性而無戲論的，這才是勝義境行。」

世尊這樣地說了，月藏菩薩和一切的集會者：天、人、阿修羅、乾達婆等一切世間，皆感滿足，大為愉悅！

△註一：常、樂、我、淨。

△註二：Adhimukti-Carya-Bhumi地前三賢位。

△註三：從色等五種到十二處十八界乃至三智最高的一切種智等。

聖月藏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終

III

聖普賢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

Arja Prajnaparamita Samantabhadra Mahayana Sutra

頂禮一切佛菩薩。

我這樣地聽過：某一個時候，佛陀在摩揭陀國的法堂中央，與從十方無量無數佛國集來的微塵數佛國土的菩薩在一處，大家都安住在普賢的願行中。那時普賢菩薩根據一切法無分別的這句話，入了三昧大定，因其三昧的威力，使微塵數的佛國土世界都被震動了！當時世尊撫摩普賢菩薩的頭，諸佛國土又復震動，諸天同時以

偈讚歎道：

「您是超越人天的世間燈火！波羅蜜多的功德像無邊的海洋！六道業海中的衆生由您而得救，商主啊！由您而救濟！」

那時普賢菩薩向世尊這樣地請問道：

「世尊啊！菩薩怎樣修學這類般若呢？真正的般若應怎樣修學的？」

世尊道：「普賢！類似般若，那是諸世間衆（凡夫）道的般若，真正般若，那是初地以上的般若。」

佛陀這樣地說了，普賢菩薩和人天等一切世間，均皆滿足，大為愉悅，世尊之說！

聖普賢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終

IV

聖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

Arja Prajnaparamita Vajrapani Mahayana Sutra

頂禮一切佛菩薩。

我這樣地聽過，在某一個時候，佛陀在王舍城，在那次的集會當中，有金剛手菩薩，從座而起，向佛陀這樣地請問道：

「世尊啊！菩薩應該怎樣地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呢？」

世尊道：「金剛手！菩薩應該這樣地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是無生的，修學這種般若波羅蜜多，色等一切法是無自性的，無相的離開實體而不可得的，修學這種般若波羅蜜多。因為從內性空（註一）到無法空性，所以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金剛手！這般若波羅蜜多是三世一切諸佛之母。大明呪之語是這樣的：

Tadyatha Om Muni Muni Mahamunaye Svaha (註一)

(即：唵。牟尼！牟尼！大牟尼中有吉祥！)

不管是誰，如果受持這般若波羅蜜多，就會執持三世諸佛之法，就會記憶他的生(註三)，能離一切無暇(註四)，得到無量福德的結果，與諸佛世尊常時隨伴，具足菩提心！

世尊這樣地說過了，金剛手菩薩和天，人，阿修羅，乾達婆等一切世間，皆大滿足，愉悅世尊之說。

△註一：舉出十八空之中的第一與第十六。

△註二：在小字般若中，藏譯漢譯同是Mune。

Mune，應以這種爲合。

△註三：了知宿命。

△註四：離去八難。

聖金剛手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終

五

聖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
A Ryaprajnaparamita Vaz-
ra Keu Mahayana Sutra

頂禮一切佛菩薩。

我這樣地聽過：某一個時候，佛陀在王舍城，與一切眷屬在一處，當時在這個集會中，有一位名叫金剛幢的菩薩，從座而起，向世尊這樣地請示道：

「世尊啊！應該具足怎樣的法才是般若波羅蜜多呢？」

世尊回答道：「金剛幢！要具足四種法。那四種呢？就是明白一切法的空性，了知一切行的無常和苦，要與離去一切戲論的法性相應，觀修一切，無分別不可得！」

復次，具足四種法，是般若生起之因。那四種呢？第一、承事說人法的賢者；第二、聽聞那種正法；第三、思維悟入其義；第四、對他人要說勝解之法，這就是般若生起的原因。

復次，善男子！諸菩薩應該要如此了知一切法的自性清淨：是空，無我，無體的本性；是無相，無縛，無脫的，而爲無照，無聞的自性。既然如此，諸菩薩應該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生，無體之理趣，而修學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又道：

「修無體性，而了知般若之生因

離一切相，而修學般若之妙義！

世尊這樣地說了，金剛幢菩薩與人，天，阿修羅，乾達婆等一切世間，皆大滿足，喜悅世尊之說。

聖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大乘經終

(譯者按：此五經爲月輪賢隆氏自藏文般若部譯出，今譯者依據月輪氏之日文譯文復譯爲中文，五經前之前言，亦爲月輪氏所撰，特此附識。)

佛教在人類社會上的需要

融 熙

自科學昌明，利用火力電力，創出許多利用厚生的事業，世出世法，相形之下，人們將眼睛睜過和向邊去，看見他們只是參禪打坐，誦經念佛，那末，令人不少誤會形同贅疣地一般的輕視，以爲佛教是落伍的，不切現實的宗教。却不想到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之後，千餘年來，聖賢輩出，像春芽怒茁般的，於中法運隆替，無不息息與國運相關，歷史具在，大可覆按，筆者管見所及，對本國佛教兩字，試分『佛學』和『學佛』來大致說說：

『佛學』有七千餘卷三藏十二分經書，還有宋藏遺珍，和宋以下古德著述，尚汗牛充棟。真是佛學難窮，像虛空難盡一樣。佛陀廣大精微的教義，迥非諸餘宗教，及世間一切哲學所能望其項背。我們隨一切哲學，得到徹悟之時，開佛知見，那末，在人類社會上，有破邪顯正，爲世除其的偉大功能，它可以潛銷偏見妄執的學說，和邪教的未形之大禍與流毒。試看古來當庭折服外道的史實，佛徒的曲突徙薪事蹟，實在立了不少的功勳。故世間邪教，自黃巾之後，宋元明清，齋匪謀亂，及清末義和團紅燈教，與近年辛卯春間，江西同善社陳炳旺等，藉品謀亂事件，皆無真正佛徒參加，可見『佛學』能開人們智慧，維繫得多數善良有見識的民衆，潛銷人禍於無形。這是『佛學』在人類社會上的顯著需要。

舉將出來，在篇幅上老實是辦不到的！且就最淺近的來說：學佛的人們，在因地上，只拿出五戒十善來實踐，就能令人三業清淨，表面看來，是最平凡的方法，可是若能推行到每一個人都依著修行，那就決定能變成人間淨土，只這最平凡的法力，便可將東方極樂世界，放在掌中，整個運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與維摩詰神通，忘無沒有兩樣！

『五戒』，(殺盜淫妄酒)這在律宗出家衆，要絕對嚴持的，若是在家衆，那就看立場何等！如是在軍身，那就不作邪淫，不作含惡意的妄語，不無故飲酒，亦算及格了，『十善』：不貪，不瞋，不癡，不殺，不盜，不淫，不綺語，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此中殺盜淫屬身業，貪瞋癡屬意業，餘屬口業。人們能行十善依是身口意三業清淨，小之可以安身立命，爲人模範，大之可以成佛作祖，圓滿菩提，胥基於此。在倫常上說，爲父的三業清淨，必慈其子，爲子的三業清淨，必孝其父，推之兄弟，夫婦，朋友，君臣，自然合道，亦復如是。(君臣非定指帝王卿相，凡官之與員，主之與僕，乃至店東與伙伴，上級幹部與下級幹部，皆在社會上)照這樣看來，佛教在人類社會上的需要，簡直與布帛菽粟，同樣是人類萬不可少的寶貝。所以外人誤會佛教是落伍的，是無益於世的，是不切現實的，我說這人決定是個門外漢，或可說它尙未見門！末了，我們大家想想，佛教在人類社會是多麼重要啊！

第七識的人生觀

慈氏

第七識的本名，叫做末那，翻成中國的意義就是意。意的解釋，就是思量。思是思慮，量是量度；為甚麼要叫它思量呢？因為它是心識啊！那麼，八個識都是心識，都應當叫做思量，為甚麼它一個人獨得其名呢？這是要用「恒審」二字來簡別它，恒是恒常，審是審察，因為第六識雖然是有審察的思量，然而沒有恒常的思量，第八識雖有恒常的思量，而又缺了審察的思量；前五識雖有思量，恒審都沒有，唯有第七識又是恒，又是審，所以要恒審思量，才獨得其名叫做意。在凡夫的有漏位中，第七識就恒審思量第八識的見分爲我，一到了聖人無漏位中，第七識不思量爲我，而思量無我，不過有我和無我兩種觀點不同，而思量還是有的，第七識因爲有恒審思量的原故，所以特別叫做意。

一講到心王，一定有心所；第七識的心所，本來有十八個——徧行五個，別境一個，大隨煩惱八個，根本煩惱四個。本來根本煩惱是有六個，因爲第七識非常愛第八識，愛和瞋是相反的，有愛一定無瞋，所以第七識沒有瞋心所。有愛一定是信仰心，有信心一定無疑，所以第七識沒有疑心所。六個根本煩惱，除了瞋和疑兩個，所以留下來的只有——貪癡慢見——四個了。然而這貪癡慢見四種：有向外和向內的分別，向外的範圍寬，對於一切境界都起貪，而向內的範圍狹，它只貪愛第八識一個人爲我，所以每個字上加上一個「我」字，所以叫做「我貪，我癡，我慢，我見」，範圍雖然是狹，然而力量却非常的大，外面的一切惡法，都是由內面這四個心王所起。

所以十八個心所，現在只講四個，而重要的就是我癡，它們的次第是——癡見慢愛——因爲有癡，所以才有妄見；因爲有妄見，所以才有我慢；因爲有慢，所以才有貪愛。我們也可以知道：要從慢來，慢從見來，見從癡來。假定癡滅了，當然就沒有妄見；妄見既然沒有，也就沒有我慢；慢既沒有了，當然就沒有貪愛；所以歸根結蒂，就要先研究這「我癡」。癡的別號，就是「無明」，然無明又有兩種，一是相應無明，一是共無明。怎樣叫做相應無明呢？就是說：這無明生起的時候，同貪心相應，明白說一點：有貪心一定無明，或者同瞋心相應，有瞋心一定無明，這就叫做相應無明。這相應無明，唯有前六識有，而第七識是絕對沒有。

不共無明，又有兩種：一是獨行不共無明，二是恒行不共無明。怎樣叫做獨行？一看就知道：就是和貪瞋癡慢不共，它是孤獨生起的，和前五識是沒有關係的，因爲前五識是沒有忿恨等十個小隨煩惱相應，它却和十個小隨煩惱相應，然而又是獨去的，所以唯有和第六識有關，前五識及第七識也是絕對沒有。

恒行不共無明，唯有第七識才有，而前六識是絕對沒有。因爲恒是恒常，行是現行，就是說：無論是惡事，或無記，甚至於善事，也離不了這個無明；怎樣知道呢？就舉個例來說明吧！例如：拿錢去做好事，這總是很慈悲，那種人很可憐！如果我不救濟他的話，他老早就死了，還留得現在嗎？爲甚麼他看見我，也不和我客氣一下？也不謝我一聲？這許多我相，人相，衆生相，法相，非相，不我相，無明是什麼？不過一般人不能覺察到這也是無明，總以爲發脾氣，起無明火才是無明，殊不知假慈悲，總縱然做了一點善事，總逃不了這三界的牢獄！是甚麼？這第七識恒行不共無明，才是根本無明，其餘的都是枝末無明，我執尚且破不了，想望成佛，連阿羅漢，也成不到。所以想希望了。

秋夜 · 性圖 ·

廣潤的大地，
像安靜的搖籃，
淅淅的風聲，
像催眠的音樂，
漸漸地，漸漸地，
織成了我甜蜜的美夢。
× × ×
夢中我彷彿看到竹影的漫舞，
大地佈滿了水銀；
多麼可愛的仙境啊！
銀光的秋夜。
× × ×
熱情的朋友啊——蟋蟀，
你是在尋求知音呢？
抑是在讚美着自然？

生脫死的人，非先把這恒行不共根本無明破除不可。在佛教說，要知道宇宙的真相，那非研究第八阿賴耶識不可；要知道人生的究竟，那非研究第七末那識不可；希望研究宇宙人生觀的朋友，請你還是從佛教教義學上去探討！——寫於沙止彌勒山。

密宗潛流北部

然。

好奇趣異，是人類賦有的特性！廣大的佛教，以攝受一切人類爲中心，當然也免不了會有奇異的法門，所以應運而生的即身成佛的密宗，並不是沒有現實的根據和嚴正真理的背景的。

正統密宗的承受，它是要經過曼荼羅的灌頂，與够得上資格的阿闍黎師的傳授，才能得法。近聞臺北基隆之間，廣泛地潛流着密宗的傳授，不知此中的儀節，是真正合乎佛教密藏的軌法？抑是濫有其它不正的色彩？此點很引起局外人的懷疑。其實，本省離開章嘉呼圖克圖和甘珠爾呼圖克圖外，僅有一二位够得上資格的阿闍黎而已，可是他們都是不容易傳授的密法，誠有心學密的人士，所應警惕的。

佛教大小乘的來原和分別

成 一

佛教的有大乘和小乘，這已經是一種常識，雖不懂佛法的人，也能說出它的名詞來。至於大小乘根本不同點，以及它們之間是怎樣產生的，那知道的就很少了。

我們根據歷史上的記載，以及現前的實際情形，就可以知道佛教從它的發源地——印度，流傳出來的路線，有著南北兩大支流，南傳的一支，是流向錫蘭、印尼、暹羅、和緬甸等國家的小乘佛教，也就是所謂原始學派，北傳的一支，是越過喜馬拉耶山脈流向西藏、蒙古、中國、韓國、日本等國家的大乘佛教，又稱為進步學派。

從一個發源地流傳出來的佛教，又怎麼會發生大小乘不同的變化的呢？這裡是有着一段演進的歷史的：當釋迦世尊入滅以後的一百多年當中，佛的弟子們就因了整理遺教的意見不同，而埋下了一顆分裂的種子！到了佛滅以後的二百多年的時候，中印度摩揭陀國，出了一位好皇帝，就是有名的阿育王，他底國運很隆盛，他更能熱心護持佛教，曾派了十幾位大師，向國外傳教，連他那出了家的王太子摩訶陀，也是傳教師之一，南洋各國的佛教，就是那個時期傳播過去的。當時因為教區的範圍，一天天地向外發展，以致教區的範圍，也就跟着慢慢的擴大起來，這可以說是一個很好很興旺的現象！但是，就因為教區廣了，教團大了，所以教徒們的意見

也不一致了！不過，他們並不是爲了利害的衝突，完全是爲着對教義的看法不同罷了。原來教團中早已隱伏着進步與保守的兩大勢力，當進步派的首領摩訶提婆尊者，起來提倡新佛教時，遭到了保守派的長老們劇烈的反對，因此，那個一味和合的教團，就被分裂爲兩大派系！後來，保守派又把勢力重心，移向北印度的迦濕彌羅國，另行組織教團，這樣，他們又在地理上很明顯地分成中印度的進步派，和北度的保守派了，保守派就是奉行小乘佛教的原始學派；進步派就是發展大乘佛教的進步學派。

保守性的原始學派，始終奉行着小乘佛教，他們的宗旨是「自求解脫」，他們的修學的教理，是「緣起性空」，在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比丘，所說的「四諦法」，以及佛在十二因緣經中所說的「十二因緣法」：四諦又叫做四聖諦，就是苦、集、滅、道。苦是講我們人生所感得的「苦果」；集是造成這苦果的「煩惱因」；滅是修少乘人所證得的「寂滅果」；道是修成功寂滅果的「道法因」；這苦、集、滅、道四個字，代表世間和出世間的兩種因果。佛要我們知苦，斷集，慕滅，修道！十二因緣又叫做十二緣起，就是無明緣、行緣、識緣、名色緣、六入緣、觸緣、老死緣、愛緣、取緣、有緣、生緣、老死緣。這十二件東西，是以因果連鎖的關係，組織成功我們人生的重要因素，是佛陀在成道前七天當中，所悟得的一項緣生真理！佛以爲一個人的生命，既不是由天賦予，也不是無因而突然發生的，牠是由我們的意志業力創造出來的，例如我們

現在的生命，是由過去的無明緣與行的因素所構成；當這生命存在期間，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等八緣，不斷的互相爲緣，以增長無明的業力，這樣，又造出未來的生命，於是乎就有了生和老死的二緣。這是緣起人生的三世兩重因果。這四諦，十二因緣兩種法門，皆是解脫生死，求證阿羅漢果，小乘佛教的目的，是在求證阿羅漢果，阿羅漢三字，翻成中文叫做無生，就是沒有生死的意思。因爲人的一世，以老死爲終結，因此老死總是人世間最悲哀的事，但是這老死之苦，是從那兒來的呢？這裡告訴我們，無明是人生的諸苦，禍根！我們要解除衆苦脫離生死，應當先從斷除無明做起，這是擒賊先擒頭的辦法。所以小乘學者都以脫離生死爲最後目的！

智慧深廣的進步學派，他們認爲大乘佛教才是究竟法門，所以他們以「上求下化」爲宗旨，他們修行的法門是「四攝」：「六度」，乃至「百萬門」！四攝就是以恩惠的給予，攝化衆生，這給予包括金錢，知識，力量，同等的三大需要。愛語是用好語言攝化衆生。利行是利用有利於衆生的行動去攝化衆生，同事是參加衆生所作的行業，以圖方便攝化衆生。六度又叫做六波羅蜜，波羅蜜譯成中文叫做彼岸，也就是度過的意思，就是說菩薩把這六道，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件事做圓滿了，就可以從生死的此岸，渡過煩惱的苦海，而到達佛果的彼岸。因爲這六件事，包含着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的意義，

所以有這樣大的功德和利益！現在我來略爲解釋一下，布施的對面是慳貪，一個貪得無厭，慳吝不捨的人，是決不會成大器的，何況成佛呢？持戒是對治毀犯的，一個蔑視法紀，作奸犯科的人，人格且不完整，那裡談得到成佛？忍辱是拔除瞋恚的，一個容易動肝火，發脾氣，暴戾恣睢的人，根本不夠資格學佛！精進的反面是懈怠，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根本不能學佛！禪定的敵人是散亂，一個舉止輕浮，不神無主的人，決定不會有所成就，還談什麼學佛？智慧是愚癡的對頭，庸庸碌碌，昏昧無知的人，那裡能够學佛呢？這是六度法最簡單最淺近的解釋，要知道詳盡，請讀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這四攝，六度，是見性成佛的金鑰寶筏！有志於菩提涅槃的大菩薩們，莫不是從這裡修學出來的！大乘佛教的終極目標，是度盡一切衆生，同證無上佛果。

總之，小乘佛學是我釋迦世尊的方便法門，是由衆生到佛果的一段遙遠的途程中的驛站，而不是目的地，佛在法華經上說：「小乘人只是供養休息的化城，須要再努力前進，才能到達寶所。」由此可知釋迦教主的本意，還是在大乘啊！大乘佛學在我國歷史，上，確曾放過不少的異彩！當李唐盛世，它尤其顯得光芒萬丈！它給我國文化的影響，無論在文字、音樂、建築、雕刻，乃至思想、風氣各方面，都著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現在處於廿世紀的民主潮流裡面，正須要慈悲平等自由無礙的大乘佛教來領導我們！當我四億六千萬同胞，被那赤色魔鬼們迫害着，奴役着的今天，尤須要救世救世的大乘佛教來降伏魔魔，普度衆生！大乘佛教弟兄們！努力吧！

念佛行者須知的幾個要點 (續上期)

心 悟

③金阿彌陀佛即同念一切佛。阿彌陀佛固是一佛的德號，但阿彌陀之意義，却是通於一切佛的。因為一切佛之本體，皆是無量光無量壽，一切佛皆是由因中所修自利利他之萬行所莊嚴的，所以一切佛皆可名為阿彌陀佛，而一阿彌陀佛也可以代表一切佛。觀無量壽佛經的第九觀，觀阿彌陀佛的色身相好中說：「見是事者，即見十方諸佛；」又說：「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見是事者，就是見阿彌陀佛；作是觀者，就是觀阿彌陀佛。這就是說：見阿彌陀佛，即是見十方諸佛，觀阿彌陀佛，即是觀一切佛。既然見阿彌陀佛觀阿彌陀佛，即是見十方諸佛觀一切佛，那末念阿彌陀佛，當然也即同念一切佛一樣。所以念阿彌陀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

四、淨土的三資糧

這是念佛行者須知的第四點。我們念佛，不是為消遣時間的，也不是為求平安，或求保佑發財的，如果這樣，那就失去念佛的真正意義了。我們念佛是求淨化身心，往生淨土；淨土是我們念佛的人的理想目的。但佛教中所說的淨土有很多，不過現在就大家念阿彌陀佛所求生的淨土說，那就是阿彌陀佛大願所成的西方極樂世界。極樂世界為什麼叫做淨土呢？淨土就是清淨的世界，土即代表世界。因為生到極樂世界上的任何人，他的身心都是清淨的；身，沒有殺盜淫妄的行爲；心，沒有貪瞋癡慢的念頭。終

日都是行佛法，想佛法，離一切難染的過失，具一切清淨的功德；無煩惱的擾亂，無生死的恐怖；這是人生的淨化。其次，再說世界的淨化：在極樂世界中，是沒有高低不平的山陵丘阜，也沒有驚濤駭浪的長江大海；一片無際的大平原，金沙布地，七寶樓閣，一重一重的欄楯，一行一行的寶樹；池水與羅網（七寶所成）交映，鳥兒和輕風齊鳴，晝夜六時，法音常響，真是無比的嚴淨和美妙！因此人生淨化和世界淨化，故叫做淨土。

極樂淨土的確是最理想的世界，我們如能生到極樂淨土去，那一切皆可隨心所欲，無不具足，真是快樂極了！然而極樂淨土和我們這個苦逼迫的世界距離得太遠了，按彌陀經中說，從我們這個世界到達極樂世界，須經過十萬億的佛土，所以我們若要求生極樂淨土，必須要具備相當豐富的資糧才可以。不然，這個龐長的過程是不容易走過去的。然而這個豐富的資糧是什麼呢？通常說有如下三種：

①堅強的信心。信心是一切事成之母，我們無論做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缺少信心，尤其是學佛法修行。為什麼呢？因為佛法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有的是我們的心量所不能測度得到的，祇有用信心來接受，故說佛法大海，唯信能入。我們學佛法念佛，第一要具備信心，信心是佛法之源，功德之母，不具信心，則必不能得受

佛法的利益。近來有些狂妄的人，以為自己滿肚子都是智慧，比佛還要高，說佛同平常人一樣，菩薩原來都是凡夫，舉凡佛法上為他稱草的智慧所測度不到的境界，都斥為非有，信心全無，知見偏邪，這些自以為是智慧而其實是草包的人，善根盡斷，罪種遍播，將來必受嚴重罪報是絕無可疑的！我萬分希望各同道們要建立起堅強的信心，不要為那些邪說所迷惑，這樣才能達到你們所求的目的。

但這裏所謂堅強的信心，究竟是要信些什麼呢？第一、信自己之心。但這個心並不是指我們現在能打妄想的意識心，是指意識所依而起的實體的真如心。這個心是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不為時間所拘，不為空間所局；山河大地，諸佛眾生，皆是此心所現所作。佛在經上告訴我們，說我們每個人都具有此心，都可以依此心而成佛。我們現在雖沒有智慧能够體悟他，但我們却要絕對相信我們有這麼一個心，依此心而修行必定可以成佛！這就是信自己之心。

第二、信諸佛之教。念佛法門，是釋迦牟尼佛說的，釋迦牟尼佛是王太子出身的，他是親證諸法實相的一切智人，他決定不會騙人，他說的教法，絕對沒有錯誤！我們要澈底相信他的教法，他說有極樂世界，念佛可以往生，我們就絕對依他的話去行。同時相信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大願所成的，又是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共同

讚歎的，阿彌陀佛決無虛願！六方諸佛豈有二言？要這樣的下決心念佛求生西方：這是信諸佛之教。

第三、信念佛之因。這是信念佛必定可以往生的。過去有一個樵夫，一天在山上討柴的時候，忽然看見一條猛虎從遠處向他奔來，他驚慌得不得了，想逃又不逃，想躲又無處可躲，就在這一髮千鈞的當兒，他猛回頭見有一株樹，遂即急忙地爬上樹頂躲藏。可巧那條猛虎也聰明得很，牠見他躲到樹頂上，就拼命去啃那株樹的樹頭。樵夫在樹上見樹頭將要被牠啃斷了，心裡一驚，突然破口念出一聲「南無佛」來。說也奇怪，那條猛虎居然因聽他念一聲「南無佛」的聲音而嚇得跑走了，樵夫乃得平安回家。到了很多劫很多劫以後的釋迦世尊在世的時代，那個樵夫竟因過去一聲「南無佛」的善根成熟而得釋尊度他出家，聞法得道。無意中念一聲佛尚可為得道的因緣，何況有心或專心念佛呢？所以我們要澈底相信念佛必定可以往生！

第四、信念佛之果。什麼是念佛之果呢？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諸上善人，就是念佛之果，因為他們都是由念佛之因而得往生的。所謂信念佛之果，就是深信諸上善人，皆由佛念而得往生的。我們現在念佛，將來也必定會得到往生的結果。

②懇切的誓願。願，就是志願，是心之所向求其必達的意志。我們信念佛法門，發心念佛，更要發懇切的誓願以求往生極樂世界。如果單信或念，而不發願往生，則縱使你信的

誠念動，到臨命終時也是不能接引。我而往生，這不是我來接引你。我很希望街上的人到我們雷音寺來聽講演，若是他們當中有願意來的，那末我去一領，他便很歡喜的跟我也來了；若是那些不願意來的，我也去不了他來，那也不不會來，反也會罵我囉嗦。佛也不是這樣，你要去他才来接你，你不求他也不強逼你去。所以以念佛求生淨土的人是不能發懇切心，古人說願不切不生極樂，這話確是真實不虛的！

有人對我說：「我念佛曾經發過願，但這願過了幾天就退了，不能持久，更不能懇切，你有什么辦法能使我的願心持久不退而且懇切嗎？」我當時就對他說：「你要保持你恒久而懇切的願心，當然是有辦法的。」第一、對現實界須有徹底厭離的心理；第二、對理想界須有積極欣求的願望。但要怎樣才能對現實界生起徹底厭離的心理呢？這就是要常觀察現實的人生是無常的，苦的，危脆的，沒有一處處得留戀的。濁的，能時常作這樣的觀想，則對現實世界自然就會生起厭離的心理了。又望怎樣才能對理想界生起積極欣求的願望呢？這就是要常觀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菩薩（阿彌陀佛的名）的因名，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力所攝的，是「正覺」無量妙德；阿彌陀佛及諸菩薩的身相皆由無量功德所作成，光明無量的莊嚴無倫。能常常作這樣觀想，即對理想界的極樂淨土自然會生起積極欣求的願望。對現實界能徹底厭離，對理想界能積極欣求，則願心自然會可必矣！

③穩當的實踐。我們學佛，求生淨土，第一周然要有信心，其次才是實願，而最後更需要有行，行就是實。

踐。如果沒有行，雖然有信有願，而其信其願畢竟是虛而不實，無濟於事。缺的一所以信願行三寶纔是如鼎三足，以信願來引導行，以行來實現信願，這樣方能克達預期的目的。

呢？就是念佛。但所謂究竟是什麼行的念法，卻是有所謂實相念佛、觀想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等佛為最穩當！因為持名念佛，既容易學，又決不因爲發生差池，祇一句「阿彌陀佛」到底就是生疑問：一句「阿彌陀佛」不過四個字而已，何以就能使人離婆娑而生極樂呢？這關鍵究竟在那裡？

這誠然是一個問題，但解答起來却很簡單。

第一、我們所以會老在這婆娑世界受苦，是由於我們內心有很多煩惱的原故，煩惱如同黑暗；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譬如光明。光明投入黑暗，黑暗自然消滅；佛號投入煩惱心中，煩惱自然烏有。

第二、我們所以不能解脫人間的生死，是由於惡業的招感，惡業如箭毒；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譬如除毒藥；除毒藥一響，箭毒自然消除，阿彌陀佛名號一念，惡業自然消滅。這就是就消極一方面說的，若再就積極方面說，念阿彌陀佛名號，還能增長無量功德。念阿彌陀佛名號，一方面可以除煩惱，消惡業，則要自然得離；另一方面又可以增長功德，蒙佛接引，則極樂自然得生。所以說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即能令人離婆娑而生極樂了。

諸位道友如能將上面所講的道理，加以深透的思惟，並切实做到信願行三寶具足的程度，則極樂淨土必定有諸位的位置的。（完）

• 清湘唐 • 腸心的熱火與腦頭的靜冷

一個佛教徒應有的基本守則。可是這二句話，誠如鳥窠禪師對白居易說的：「三歲小孩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為什麼這二句話是如此的難於實行呢？因為一般人缺乏冷靜的頭腦，沒有高度的理智，就難免要作諸惡；一般人沒有火熱的心腸，缺乏豐富的情感，也就不會力行衆善。因此我們要實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二句話，一方面要有冷靜的頭腦，同時更應具有火熱的心腸。頭腦是熱不得的，普通對於一個失去理智的人，就說他熱昏了頭，倘若一個人熱昏了頭，勢必胡作妄爲的造惡，所以頭腦不能令其熱，我們要有冷靜的頭腦，才能發生高度的理智。另一方面，心腸是冷不得的，如果一個人心腸冰冷，那麼變成了冷血動物，欲冀其尋聲救苦的奉行衆善，實不可能，所以心腸不能令其冷，我們要有火熱的心腸，才能激發豐富的情感。誰都知道，佛教徒應該悲智雙運，究竟怎樣才能悲智雙運呢？也惟有冷靜的頭腦與豐富的情感，方能致之，冷靜的頭腦是智的源泉，火熱的心腸是悲的動力，我們的頭腦要像冰一樣的冷，我們的心腸要像火一樣的熱。冷其所當冷，熱其所當熱，方不致誤入歧途。禪定是培養冷靜頭腦的最好方法，但是禪定僅是學佛的一面，倘若僅有冷靜的頭腦，缺乏火熱的心腸，那麼猶如鳥之僅有一翼，是沒有辦法高飛的，過去的中

國佛教，似乎偏重禪定，在培養冷靜的頭腦方面，表現得很多，可是火熱的心腸，顯得不足，因此世人對於佛教不免有消極之譏，其實在佛教的經典中，有的經能培養冷靜的頭腦，有的經能促進火熱的心腸，只要我們善為運用，當能達到悲智雙運的地步。

據我看來，般若的經典，如心經，金剛經等，最能培養冷靜的頭腦，當一個人感覺頭腦昏熱紛擾的時候，如能讀一遍心經，頭腦就能立刻冷靜鎮定下來，所以我說心經，金剛經等，好比夏日的涼風，能拂去我們頭中的熱惱，那麼何種經典最能促進我們火熱的心腸呢？我覺得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法華經普門品、地藏經等，以及我國淨宗祖師省庵大師所作勸發菩提心文等，最能促進我們火熱的心腸。一個心腸冰冷的人，如能常常讀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法華經普門品、地藏經、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等，那麼他的心中就能燃起熊熊的聖火，激起高度的大悲，發出萬丈的光芒，所以我認為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法華經普門品、地藏經、省庵大師勸發菩提心文等，好比冬天的太陽。人們需要夏日的涼風，更歡迎冬天的陽光。親愛的青年菩薩們！我們要有冷靜的頭腦，才能理智的不作諸惡；同時我們的心中，更應燃起熊熊的聖火，拿我們的熱愛，拿我們的光，積極的奉行衆善。親愛的青年菩薩們！熊熊的聖火，在我們的心中燃燒着。

玉琳國師

脚夫

十、愛情的真義

「你真是好大的架子，見你一面，就比登天還難！」翠紅鼓起了小嘴，諸氣似的向玉琳看了一眼。

「你是要到我們寺中去拜佛燒香嗎？」玉琳也懷疑的看了翠紅一下，但隨即他又裝着沒有聽到她的話似的，他就加重了語氣道：「你就趕快去罷，我在這裡有一點要緊的事情，請你千萬不要打擾我！」

「好師傅！」翠紅在玉琳那裡學會的稱呼：「現在誰還不曉得你萬金和尚是不凡的人物，但你也不能太把我們看作老虎一樣呀，你看，這樣怕我！」

「不是！不是！現在時間到了，請你趕快去罷！」玉琳看看天空的太陽，想到他師兄吩咐見章獻菩薩是在近午的時光，這正是近午的時候，所以他就急急起來！

「我要到那裡去呢？」翠紅懷疑的問。

「問你自己就好了！」

「小姐叫我來找你的！」

「小姐叫來找我的？」

「如果不找你，我為什麼幾次三番的要到這兒來呢？」

「呵！……」玉琳感到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這時的玉琳，真是狼狽到萬分。他自從在王宰相府中招過親戚化了王小姐回寺以後，就一直不知王小姐的情形，是再病了？抑是出家去了呢？

玉琳爲了免得藕斷絲連，爲了怕結果惹出更多的非，所以他盡量避免思想這些問題，縱然有時候爲了慈心的激發，想探問一下她的消息，但男女之間的事，從古以來，就好像有一條很深很闊的鴻溝隔在中間。這一條鴻溝，多少人都不敢越過它，都怕被沉沒了。因此，男女間的神秘，就是這樣的形成。

釋迦牟尼佛受牧女的乳糜供養，和他同在一起修行的憍陳如等五人，竟認爲很可貴的憍陳如等五人，一次摩登伽女的麗體，大家就都責備他只重多聞而不重戒行。這些事，像烙印似的烙在玉琳的心版上。年青的玉琳，起初和他的師兄玉嵐對於這些本就有不同的人生觀；他的師兄，凡事我行我素，只要問心無愧，外面的稱譽讚譽，一概不放在心上；而玉琳就和他的師兄完全不同，他有一顆好勝心，榮譽心，別人所公認爲最不屑的事，明知那並不一定是正確的，但他就不敢違反。所以，爲了免除別人的閒言，他就不得不將一顆關懷和同情王小姐的慈心，勉強的，痛苦的，把它拋向腦後！

玉琳知道得非常清楚，做一個出家人，雖然把心中一切雜染的念頭完全壓制，對人分男女老幼，都一律平等而視，但一般人們的傳統觀念，却認爲這是不合法理。他們要求的是你起分別心，是把女子不要當人，是叫你遠離衆生，玉琳就向這些傳統的觀念低了頭。

現在，從翠紅的口裏說出，她是小姐叫她來找他的，多情美貌而又善良的玉琳的身影，又在玉琳的腦海裏浮現起來，他覺得王小姐的死活哀樂，他雖然不必負什麼責任，但在道義上，他是不能完全視之而不顧的，何況王小姐的死活哀樂，的確確又都是爲他所能左右的呢？

「我們的小姐，已經是第三次叫我來爲你問好。」

「翠紅！這時候我實在不能同你多說，請你到我們寺中玩一轉回來再說好吧！」玉琳的心中雖然掀起了掛念王小姐的思潮，但他還是覺得見到章獻菩薩的機會是千載一時，所以對於翠紅的話不得不暫時放開。

「看你這樣慌張的樣子，好像有什麼意中的人來會你而怕給我看到似的。」

「請你不要侮辱菩薩！」玉琳沉下臉，放大了聲音。

「哎，好不凡的口氣，原來你是菩薩了！」翠紅帶着幾分譏諷的口氣說。

「我沒有說自己是菩薩，而是叫你不要侮辱菩薩。」

「我沒有侮辱菩薩呀！」

「你說章獻菩薩是我意中的人情人？」

「難道你在這裡是等的章獻菩薩？」翠紅翻大了眼睛，也驚奇起來。

「怎麼不是呢？所以我請你此刻趕快離開這裡，你，你快點去罷！」

「聽說凡夫業障深重，煩惱纏縛，是不易見到菩薩現真身的，這個機會難得，請求你也讓我見見菩薩好嗎？」翠紅聽到能見到菩薩，連忙的向玉琳打恭作揖。

「見菩薩不但要沒有業障煩惱，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緣，你若無緣，菩薩也是不能見到！」

「你是什麼因緣能見到章獻菩薩呢？」

「我，我也沒有什麼因緣。」

「那麼你怎麼能見到章獻菩薩？」

「我師兄玉嵐叫我來的，他說我在此時此地可以見到章獻菩薩。」玉琳對人一向不說謊言，他坦白的告訴翠紅，意思是希望她明白了以後趕快離開。

「我也是一個師傅叫我此刻到這裡來找你。」

「誰呢？」

「是一個看去瘋瘋傻傻的出家人！」

「他就是我的師兄玉嵐！」

「我每次奉小姐的命令送東西給你，總是遇見那個瘋瘋傻傻的師傅，他說我不容易找到你，即使找到你，你也不願理睬我，因此，他叫我送東西給你轉給你，但每次回去，小姐總問你有什麼回信，我都是沒有話答覆。今天早上那位瘋瘋傻傻的師傅臉也不洗就去城裏找我們的小姐，我也不知道他和小姐講了些什麼話，小姐就叫我來找你。」

「小姐叫我找我有什麼事？她叫你送過什麼東西給我？」玉琳感到茫然了。

「第一次是送的點心食物，第二次是送的棉衣僧袍。」

「這是你們小姐送的？」玉琳驚叫起來：「我還以爲是章獻菩薩護我的法了。」

玉琳這時候才恍然似的明白過來

他想道：原來這些東西都是師兄拿去的，自己就一時誤會，以為是章獻護法，難怪在師兄的話中，就常常有笑話自己的地方。幸而沒有把這些事張揚出去，不然，豈不遭打妄語的謾嫌？

玉琳現在知道，在這兒是等不到什麼章獻護法了，這都是他師兄的安插。他的師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在玉琳的心裏是不知道的。

玉琳緊張的情緒過去了，他的心倒反而安定下來。

「翠紅！現在就請你說一說我離了相府後的小姐的情形吧？」玉琳這樣問，並非他對王小姐還有什麼留戀，他所不能完全釋懷的就是怕她的痴情，他怕有「我雖不殺伯仁而伯仁實由我而死」的一天。

「你這個人，好像和木石一樣，一點情義也沒有。我們的小姐，那一點不配愛你，你倒反而推三阻四的不肯。人家都說出來人是慈悲的，其實我看你一點慈悲也沒有。既然承認到我們相府中去招親，為什麼像幽靈似的現了一下又回來？現在把我們清白的相府留下了可醜的斑點。少數知道的人都說你萬金和尚了不起，而怪我們老爺仗勢胡來。你既這麼沒有情義，為什麼這時又假惺惺的關心我們小姐呢？」

翠紅了這席話，句句都是包含了責難的口吻，放到過去的玉琳，如果以宰相府中人的身份向他講這些話，他可能就不能忍耐了。但現在他知道，這件事是不能任性的，所以他慢言慢語的問道：「翠紅！請你不要罵我沒情義，因為情義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你

們小姐是一位多情的人，她本來是很安樂的過日子，給多情嬌得反更不安樂了。所以照這樣看起來，情義實在是苦惱的根源。情義既是苦惱的根源，我們為什麼知道了還要執着呢？如果說到出家人的慈悲，慈悲的本義是救人不是害人的，我若是醉心於相府中的財色權勢，和你們小姐過一世迷而不覺的生活，無常一到，又沉淪在苦海裏，非但害了你們小姐，而且也害了我。所以我到你們相府裏去，又所以很快的回來，就是因為出家人應有慈悲的心，爲了你們小姐也爲了我」。

「你不要說這些好聽的話了，口口聲聲都是爲了我們小姐和你自己。」翠紅生氣似的說：「如果你爲了我們小姐和你自己的話，你就應該在我們相府中招親而不回來了。我聽到過去有弟兄三人去出家修行，在路上他們弟兄三人見到一個婦人剛死了丈夫，一群孩子無人領養，第三個小兒弟見了不忍，就留下來和婦人結婚了。大兄弟和二兄弟以爲三兄弟的道心不堅，非常鄙視的棄他而去了。然而後來先成道果的還是這位第三兄弟。由這裡看起來，時時都爲人着想，就叫修行。你對我們小姐的死活，一點不表關心，放下我們衰弱的小姐就獨自的走了，這樣修行，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翠紅！話不是如你這樣所說。你講的那位第三個小的兄弟，他一定本來就不平凡的人，所以他那樣做了，除了爲人幸福打算外，別無他求。假若是一個對於修行還沒有把握的初發心的人，這樣做了，非但救不了人，而且自己還要給財色困縛起來的可能。你是還沒有懂得我的心意。」

「你的什麼心意，我除了覺得太爲自己着想以外的確是不懂得。你沒有想想，我們小姐對你的情意多麼真摯，她爲了你，飲食，健康，甚至生命都不顧，她把你當爲她的靈魂，她的生命，她一刻都不願離開你，而你却是這麼一位不懷愛情的！」

「翠紅！你不要這樣激動，你靜下心來留神聽我說，玉琳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你們身陷在愛情的網中，一點自由都沒有。對於你們自己這個人，尚且還沒有弄明白，那裡還能懂得你們的愛情呢？我站在愛情的網外看你們，真覺得你們愚痴得很！你們女子不要見氣，我可以說一段事實給你們聽。那還是我很小的時候，我們鄰居劉先生的公子娶了親，但不到一年的時間劉公子病了，那位新討的姑娘在每天哭泣，她向人說，劉公子是她的生命，是她的靈魂，她少了他無論如何活不下去。後來，劉公子真不幸的去世了。大概過了不到半年，那個時候我還小，我親眼見到那位死去丈夫的女子躺在另一個男人的懷抱裏，口裏不住的向那個男人說：『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愛！』我當時年齡雖小，但我看了這情形，知道這並不是那女子的過錯，而是無常變幻的寫照！世事都像春夢一樣，何必對虛假的愛情耿耿於懷呢？何必必要受虛假的愛情欺騙呢？翠紅！你們的小姐見到我這暫時的面孔長得很美，所以愛上了我，假若她見到比我更美的男子不是又要愛他了嗎？你說我不懷愛情，或許我這樣才是真正了解愛情！」

玉琳的這種真知灼見，翠紅聽了，紅了臉，她羞慚的低下頭來，看飄落在路上枯黃了的樹葉。

「你們的小姐，現在究竟怎樣？」停了一會，玉琳又這樣問。玉琳自從回來後，小姐雖然比過去看得開些，但他却受了很多的苦楚。翠紅說着說着，幾滴淚水從她的眼眶裏滴下來。

「她會受什麼苦呢？」玉琳爲了同情可憐她，聽到翠紅一說，不覺心中也有幾分忐忑不安起來。玉琳問道：「你還沒有知道，你以爲你走了就沒有事了。你那裡會曉得我們老爺爲了你這樣行爲，真是氣得死去活來。他說你這樣太丟了他的面子，他無論如何不能容忍。尤其老爺用的那個師傅，老是態意老爺報復教訓你一頓。他們說你已經招贅了，爲了相府中的面子，以及小姐的幸福，非得設法要你回去不可。我們的小姐怎麼這時都完全變了，她幾次哭哭啼啼的要求老爺不要爲難你，請老爺准許你和她都能出家，她真是爲了你受盡了委屈。然，你那裡能就這麼安穩的回去呢？」

翠紅的這些話，玉琳聽了反而志忑不安的心靜下來了。但他又給這些話深切的感動，他並不畏懼宰相和師傅們的恐怖手段，他覺得王小姐畢竟是一位深具善根的女性，到宰相府中去招親，他覺得並沒有辜負此行。玉琳想：「很好，翠紅！」玉琳向四邊看了一下：「你們小姐眼裏受了委屈，但她已珍重，我要回寺去了。」玉琳叫她自己珍重，我要回寺去了。當面和你談談？」

翠紅了又急急發問：「等到她將來出家的時候再說吧！」玉琳說罷，頭也不回的走了。留下給翠紅的是交織着的敬意和怨恨的心情。（本章完，全篇未完）

給讀者的報告

編者

時間真快，轉眼間一年又終了，這一期是本刊本年度最後的一期。在這一期中，承各方讀者熱烈的愛護，介紹訂閱；以及各位熱心地協助，使本刊得按月出版，本社同人十分感謝的，只以本刊人力物力的有限，未能臻至理想的境地，深表遺憾！

本刊來年的計劃是怎樣呢？我想這是大多數讀者們所關心的吧！現在有兩件可喜的事要報告讀者：一是本刊發行入東公法師自卅九年臘月初八日掩關閉藏，迄今年底已整整三年了，刻已擇定本年臘月初六日，（即新曆一月八號）出關。一是從第六卷第一期起，繼任本刊編輯職務的，是佛教青年作家摩迦法師，所以本刊來年內容方面必定會比以往更充實。同時東公法師已表示過將擴充篇幅，增開佛教名人欄，人生信箱。將上任的主編摩迦法師，近創作一部「釋迦牟尼佛傳」，參考東西古今佛教名人佛傳及各種大小乘經論有關佛傳材料，用文藝敘事的體裁，把具是一切智，一切行，一切願的偉大釋迦牟尼佛的種種活潑的現露出來。相信這部佛傳出世後，儘管佛教史上有千成百佛傳，當以這本佛傳為最豐富千種佛傳中第一部偉大傳記。本傳記約十餘萬言，東公法師已叫著者交本刊，從新年起將陸續發表！

在經濟方面：本刊一方面仰賴各董事援助，一方面靠讀者熱心補助；在訂閱方面：本刊雖標價國內全年為臺幣二十元，因海外郵資要較國內高達十餘倍，所以海外全年為港幣十元，實際上所收的訂費，只能算是補助郵資，還不能說為本刊的成本。本刊的印費及成本多半為各董事及海外讀者捐助補助，同時本刊發行，百分之五十以上為贈閱，享受贈閱的讀者，有的接連享受一年，二年，三年的也有。現在印費，若跟復刊時比較起來要增加到三倍有餘，本年十月份又增加百分之二十。所以從新年起，將原有訂價酌量實際情形，予以調整，本省全年十二期連郵資在內為臺幣二十六元，海外港幣三十二元，非幣六元。同時，一方希望各地讀者協助介紹訂閱，一方將接連贈閱至一年以上者停止贈閱，改贈新戶，使本刊精神能擴大到多數讀者面前，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希望讀者原諒！

敬愛的讀者們！不問你看了本刊三期五期，你對本刊內容必定有了賞識。假使你認為滿意的話，現在又到了三年一度訂刊時期了，請你訂閱並且希望介紹親友訂閱。若自己經濟寬裕的話，不妨多訂幾份贈送親友閱讀。這在佛法上說：也就是從開接方面「教化眾生」。這種辦法等於自己現身說法一樣，其功德亦復不可思議！最後要報告讀者的是：編者一向好靜思研究佛法，且時覺自己智慧缺乏，故對於作事上甚少興趣。去年十月接編本刊時，東公法師再三對編者說，明年你若能發心負責編務，本刊就繼續辦下去，否則就預備停刊，編者當時因不忍見本刊停刊，祇得毅然應命了。為履行諾言，也不能顧慮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自今年一月號起就勉強繼續為本刊的編務而努力，光陰迅速，本期已是本刊今年度最後的一期了，編者的責任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目前再三向東公法師辭職，始蒙俯允。明年新年號起，將由摩迦法師負責編務，編者在此謹向各位讀者先生告假，並祝各位讀者先生健康！

茲承（恕不稱呼）

一、社董孫清揚捐貳百元，周王青連捐壹百元，阮隆庭捐貳百元，黃王國通，殷金秀芳，李觀靈，時本嚴，張少齊，應本慧，侯本智各捐五十元。
二、讀者，劉惟實，李本慈各捐壹百元，李朝勛捐五十元，陳壽濤捐五十元，又經募貳百七拾元，柯玉鳳女士捐港幣壹百元整，特此鳴謝

人生雜誌社謹啓

茲聘請

瑞今法師，妙門法師，

蔡貞人居士，李再生居士，江茂森居士，孔憲航居士，謝鳴皋居士，叶登利登喇嘛，許志律居士，吳啓麟居士，為本社董事。

人生雜誌社謹啓

一年一度訂刊時期到了，請你從速訂閱，請你介紹親友訂閱。

本刊收支報告

十一月月份

一、入董事費	八五〇.〇〇
二、入讀者捐助	二五〇.〇〇
三、入訂售費	四四六.〇〇
四、入前存	九五五.五〇
共入二、五〇〇.一五	
一、支印費	一〇〇.〇〇
二、支稿紙	九〇.〇〇
三、支編輯人車費	一〇〇.〇〇
四、支聘書費	五七.〇〇
五、支文具	三二.〇〇
六、支劃撥費	一〇.五〇
七、支郵雜費	二五.一〇
共支一、六四一.四〇	
結存臺幣八六〇.一〇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二一
中華民國四二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社長 南亭
發行人 東初
主編 心悟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

訂價	全年
本省	臺幣貳拾陸元
海外	港幣拾貳元
非幣陸	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字第五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